



行天下

过了桐木关，就进入武夷山国家保护区的核心区——原始森林。森林和森林不同，大兴安岭苍莽壮美，云冷风清，因其独有的地理位置被誉为“鸡冠上的绿宝石”。而武夷山奇峰秀水，幽谷暖翠，像一枚别在祖国胸前的翡翠胸针。

诗中有云，“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武夷山里的日与夜都静，白天近处的蝉鸣屏蔽远处瀑布的水声，夜

探索和发现。

当地人熟知的凯文是挂墩自然村的老朋友，他是南京林业大学的外籍教授，来自美国的生物学家，经常在村民带领下前往海拔1800多米的挂墩山。

2019年3月的一天，凯文教授来寻找一种角蟾，最初发现这种角蟾的时候，他以为只是普通的挂墩角蟾。回去后，经过照片的仔细比对，他惊喜地认定，这是广义角蟾的新种。于是，他再次来到新角蟾的栖息地，而这回却没那么幸运，接连几天都寻不见新角蟾的踪影。

野外科考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没有收获是常态，然而好运气可能就潜藏在一阵风，一团雾，或是一场雨里。村民说，就是在一个雨夜，漆黑幽深的山林里，凯文教授和新角蟾重逢了。起初只有两只，后来是四只，直到发现了十八

生性森林生态系统。

红茶漂洋过海

诞生于武夷山桐木的红茶正山小种，被公认为世界红茶的鼻祖。万里茶道曾在此启程，途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一路向北延伸，穿越沙漠戈壁，途经蒙古国，最终抵达俄罗斯。

红茶漂洋过海到英国，生成了最早的衍生品英式下午茶。据《茶叶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记载，每天下午4点钟，英国人会抽出15-20分钟的茶点时间，上至皇室贵族，下至普通大众，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配合茶点，惬意地喝一杯红茶。今天，下午茶文化也来到中国，简化为休闲、社交。坐在茶农的桌前，用武夷山的水沏一壶武夷山的野茶，入口轻柔，带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腹地桐木村附近，藏首猴在山上攀爬。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武夷山的日与夜

阿霞



位于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腹地的桐木村景观。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里蝉声歇了，紫茉莉悄然绽放，开在不起眼的路边。自然村里灯光寥寥，几个半大孩子追赶玩闹，茶场忙碌一天的人，终于得空沏上一壶茶，隐入山中的长夜。

武夷山位于江西与福建西北部两省交界处，几十个自然村落散落在山南山北长35公里、东西宽25公里的桐木大峡谷断裂带。村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忙闲有节，与茶为伴。

古生物避难所

躲过了第四纪冰川的侵袭，武夷山成了古生物的避难所。早在国家保护区成立之前，科考人员就已多次深入这近乎与世隔绝的山水之间，进行

只。此后，他们经常在雨天不期而遇，凯文教授为此给新角蟾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雨神角蟾。

之后，雨神角蟾的照片刊发在国际权威期刊《ZOOTAXA》杂志上，展示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智慧管理中心的电子屏幕上，它憨态可掬，一夜之间被世人所知，却依然自在无忧地过着隐居生活，没有沦为标本。早在相机发明之前，科考人员保存和研究物种的唯一方式是标本，冠以“挂墩”之名的脊椎动物标本就超过了50种。

在科考人员心目中，武夷山国家保护区是一个巨大的盲盒。它未知、神秘，保存着世界同纬度地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

着一丝果香。野茶以腐叶为养分，采摘于高海拔原生生态的野生茶树，它们绝非千人一面，因为每棵茶树受不同的日照雨露影响，很难用一种味道诠释它的一生。

坐在武夷山的瀑布前，泡一壶百年老枞，一口入喉，茶气立了起来。老枞的味道，有人喝不惯，有人喝不懂，不似岩茶入门级的水仙、肉桂，口感柔顺，味道亲和。老枞是年份茶，多一年树龄，增一层味道，八十年树龄以上的老枞，饱满的木质感中微微沁出腊梅的清香，裹挟着树龄和风土的气息，沥尽一棵茶树的阅历与风霜，好茶在骨不在皮。

黄冈山上的溪流自峰岩幽谷之中蜿蜒而下，汇聚而成九曲溪。遥想古人隐居在此，舀一瓢清冽的溪水，煮上一壶大红袍，隐于山水间，云与浮名散。

世代守护茶山

对于茶的延展性，美食家们从未停止探索。网络上流行起“春天的第一杯奶茶”时，抹茶蛋糕已经过了气。茶从茶台上下下来，走上餐桌，有了龙井虾仁、普洱红烧肉；走进咖啡馆，有了红茶拿铁、鸳鸯咖啡，更不必说那些名目繁多的奶茶，它们以传统茶为基础，纳入了花草，再把水果、甜品、牛奶等所有软糯甜香的食

材统统搅拌在一起。观照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以包容、多元、冒险的姿态，带着某种自我宠爱的精神内核，成为都市的年轻人愿意为之排队的“小确幸”。

在武夷山，被招呼坐下来喝口茶是再日常不过的事情，茶人与客人之间的话题也离不开茶。一道道下来，茶的色泽，茶的味道，味道的结构，个人感受的幽微差异，斟茶与饮茶之外再无条条框框的拘束。在茶人眼中，茶叶只是一片树叶；在客人心中，一口茶就是一座山。

高山云雾出好茶，也出好茶人。国家保护区成立之前，山路难行，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砂石路连接着各个自然村之间，从这条路抵达海拔最高的麻栗村有17公里，以当时的路况，开车单程要一个半小时，茶和毛巾就是村民们全部的生活来源。

原生态的山水孕育出世界一等好茶，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繁华喧闹，桐木人依旧世代守护着茶山，沿袭着传统的方式管理茶场，用传统的工艺采茶、制茶，倾注全部的情感为一款新茶命名，在茶的四季轮转中安放自己的一生。

待到来年春天，春水初生，春茶待醒，茶农们也要舒活筋骨劳作了，正是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

悠悠井冈翠竹

胡春麟

它百折不挠，顶天立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风来笑有声，雨过净如洗，有时明月来，弄影高窗里。”这是悠悠井冈翠竹的潇洒乐观精神。“孤生崖谷间，有此凌云气。”这是悠悠井冈翠竹攻坚克难的骨气。“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这是悠悠井冈翠竹在秋风瑟瑟日子里，严守中，凛然不可侵犯的昂扬

正气。

寒尽东风破晓明，一枝一叶总关情。在层峦叠嶂的井冈山，在庄严肃穆的革命烈士陵园，在飞檐流角的茨坪镇，昂首云天、成群连片的井冈翠竹，是井冈山最耀眼的颜值担当和精神象征。一代又一代的井冈山人从种竹卖笋到种竹造纸，再到发展竹文化，翠竹产业链不断延伸，改善了生态环境，发展了绿色经济，带来了低碳生活。此刻，我眼前一株株苍劲挺拔、迎风招展的悠悠井冈翠竹仿佛张开“双臂”，冲着我微笑，告诉我未来十年、百年、千年将发生的新变化。

「天路」激活乡村文旅

本报记者 邵玉姿

“俺家从2019年开始干农家乐，眼瞅着游客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每年收入两三万块钱不成问题。”梁福庆说，前些年他们一家就靠着一亩多旱地，以及到山上挖草药糊口，日子过得苦。可自从“天路”修成后，游客一波接着一波来到村里，他干脆将自家的小院改成农家乐，如今，日子一天比一天美。

“可惜山路难行，将村子牢牢拴在了大山里！”大梁江村党支部书记说，当时从石家庄市开车到大梁江村要多两个多小时，而且还是蜿蜒坑洼的小路，虽然景致绝佳，但游客寥寥。自从“天路”修通后，从市里到村里的时间缩短了足足一半。

下午4时，山里的日头渐斜，在位于梁家窑村村口的梁家窑驿站，85后老板赵磊正和员工忙着准备晚饭的食材。梁家窑驿站由几间石头砌成的院落改建而成，保留了古色古香的太行山民居风格。这里是“天路”之旅的必经之路：既是西路的终点，又是东路的起点，路过的游客总喜欢来这里歇歇脚。“在咱们这儿，可以尝到由新鲜花椒、山野菜等特色食材做成的井陘美食。”赵磊说，虽然驿站开业还不到一年，但在“天路”上已经小有名气，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井陘从来不缺文化底蕴和青山绿水，‘天路’刚好将这些资源一举盘活。”在赵磊看来，脚下这条“天路”大有可为，正是瞅准了这点，他将家和企业都从石家庄搬到了这里。

（朱玥 赵元君参与采访）

湖北：文旅夜市引游人

西坝不夜城位于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长江西坝岛下游端，原为老棚户区，当地利用西坝岛作为城市江心岛的区位优势，将此处升级改造为以文旅、运动、餐饮

为主的高端夜市。

目前，这里成为宜昌旅游新晋网红打卡地。图为西坝不夜城。

王耿摄（人民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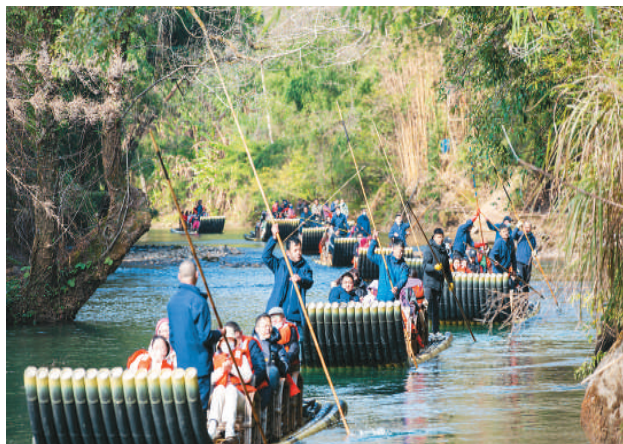
广西：深山瑶寨采茶忙

随着气温回暖，茶叶进入采收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灵川县九屋镇东源瑶寨的瑶族同胞们抢抓农时，采摘、晾晒、加工春茶，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当地立足生态优势，深入推进茶叶产业发展，既绿了山坡又富了村民，茶叶产业成为助力当地乡村

振兴的新引擎。

当地每年还举办“采茶节”，期间，村民们开展采茶、制茶、打糍粑、跳竹竿舞等民俗活动，载歌载舞欢庆“采茶节”。图为灵川县九屋镇东源瑶寨的村民们在“采茶节”上采茶。

庞革平 黄勇丹摄



游客在福建武夷山景区乘竹筏游览九曲溪。
陈颖摄（新华社发）

江西省井冈山翠竹的根深扎在山丘大地之中，从不嫌弃贫瘠，迎着阳光雨露，一往无前地潇洒向上舒展。从不怕风霜雨雪，一根、两根、千万根，汇聚成翠竹“海洋”。

春雷的呼唤，风雨的呐喊，把井冈翠竹从沉睡中惊醒。当它还在童年被世人称为“笋”的时候，早就把正直顽强的根深扎在广袤泥土里。那挺直的躯干，从根到梢，一个劲儿拔节，一节高过一节，宁折不弯，笑傲苍穹。一节一节，从不错位，节节之间，对接得严丝合缝，挺立在广袤的大地上。

井冈翠竹一经春风春雨，新笋便从深厚的土壤中破缝而出，几天时间便“已长身”。井冈翠竹，虽然没有华丽的姿容和沁人的香气，却能够让你真正感觉到“淡极始知花更艳”的韵味，时常令倦了的、困了的、浮躁的心情慢慢沉淀下来。它洗净铅华，无欲无求，甘守那一隅翠绿狭小的天地；它抱地成团，子子孙孙，生生不息，总是那么郁郁葱葱；